

浮邱子

濟蒼題籤



浮邱子卷之十一

益陽湯鵬海秋著

訓厚上

浮邱子曰。凡將化俗。廓其德行。德流為恩。恩流為俗。毋削性。始毋減禮數。毋厚短景。毋撫細故。削性始則親戚怨。減禮數則師保羞。厭短景則耆長拂。撫細故則勲勞墮。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是故多罰之國不足威也。屢中之智不足神也。水太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好疑人者聞於大較。好責人者短於自治。以功為明。勝負相征。以計為奇。然否乃移。厖峭者。淵川險者。濁。歲寒多霜。物所畏也。不根之心。眾所說也。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故上獵之則下踵之。上虧之則下甚之。近山多燥。近澤多淫。泉隘生枯。棟弱生傾。德涼生異。俗急生紛。煽彼漫態。斲茲醇風。是故左與右爭利。大與小爭名利。不必邱山。好者變為仇。名不必旂常。聚訟無時休。維彼流心。故成豔。維彼伎心。故成闕。維彼賊心。故成捷。維彼婦心。故成伺。勢所集則羣往矣。勢所竭則羣去矣。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又曰。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夫伏孔艱之心於內。則作飄風之狀於外。如響斯應。其必然矣。是故反側之言。以為中也。狂譟之

態以為能也。專樹門竇以為不迂闊也。妄生羽毛以為不驚頓也。美新附汚故交以為不阿所好也。欺死友背生盟以為各行其是也。肺腸之雜始於朋儕。暨於君父。名義之賤始於薦紳。暨於市井。行檢之差始於濡染。暨於蕩蔑。風俗之降始於濛薄。暨於衰頹。我聞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是故古今之代得喪之林厚而亡者百無一。薄而存者十無一。天雖高羣飛刺之。國雖固羣囂破之。螽斯折羽蜂蠆來攫。騶牙去矣。豺虎橫行於乎。寘薪於火。誰之咎也。揚湯止沸計無得也。忠信不樹毋藥民狂。廉恥不飭毋遏民貪。官府不輯毋禁民嘩。朝廷不先毋伐民愆。我聞救寒莫如重裘。療暑莫如親冰。止謗莫如修身。有本之令言以意傳不情之嘖。聞者憎焉。根實撥則枝葉害。心腹病則肌體臺。忠厚衰則宗祏危。奸猾興則盜賊繁。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故君子身為天下範。心為天下胎。慎勿慘其中而裂其外。嗇于往而梗于來。

訓厚下

浮邱子曰。君子宅心敦懞無間。鎡之不削。橈之不亂。是故致敬愛於父兄。致和

順於妻孥致鈞調於宗族致說美於比閭甯塞其末毋忘其初甯循其有毋造其無慘至母戚毀來母校在闕毋爭處囂毋譟子思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是故琴有響而必傳鏡有光而自照戶庭履其仁則庠序施其教鄉黨慕其義則儔友熙其號是故君子肫肫綏綏周旋等夷毋施不忍毋犯不敢毋形不能毋伐不堪施不忍傷人以自傷也犯不敢侮人以自侮也形不能僨人以自僨也伐不堪攻人以自攻也毋攻人者天理昌毋僨人者羣所將毋侮人者禮有常毋傷人者其味長毋口然而心非之氣類之所以通也毋朝愛而暮惡之德性之所以定也毋以罪廢其功羣策羣力之所以成也毋以迹誣其心疑忠疑孝之所以章也春秋傳曰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是故辨寬白謗信於皎日捍災救患捷於罔弓久要之諾重於泰山無己之愛溫於春風是故君子為沼翠為魚君子為木眾為鳥魚不沼不遊鳥不木不棲廟堂不遽則鼎彝不納君子不厚則民物不歸君子頭目也民物手足也惡有頭目而不關涉手足之理乎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故君子與民同樂與民同憂與物同春與物同秋一情弗達君子於焉徙倚一理弗平君子於焉咍嚙

一利弗創君子於焉疑其寤寐一害弗駭君子於焉痛其瘡痍僂佻之狀毋作於上嚙呵之聲毋加於下衷曲之私毋遂其非意見之偏毋執其可疑詔詭使毋出於隅厭文搔法毋求於盡媚世欺天毋術是騰血人肥己毋心是逞是故君子天事貴其中人事貴其和溫恭辭讓貴其實慈祥豈弟貴其多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君子有穀詒孫子於乎不能為民父母則不能詒孫子不能貽孫子則性行之恥是故天執其樞雨露多於雷霆地產其寶金石堅於草木雨露多謂之不恡金石堅謂之不變不變然後謂之法天地法天地然後謂之厚

厚教上

浮邱子曰三代而上其教一周秦已降其教三暨乎今也其教五所謂其教一儒教是已所謂其教三儒教而外贅以道教釋教是已所謂其教五三教而外贅以天主教回回教是已且夫儒教肇自孔子儒之脈豈其肇自孔子邪古之聖人賢人皆儒古之儒皆聞道古之道皆有以傳原其次第則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孔子傳顏子曾子子思子思傳孟軻

其出處高下不同其為儒則一而已。原其宗旨則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軻之仁義其所從言者不同其道則一而已。今之為儒者乃別焉。其黥淺邪則曰非以求道也為文莫也非以樹文也為梯榮也其稍稍標異耶則曰非以求道也為記問也非先博後約也為鬪勝也文莫害性梯榮害志記問害理鬪勝害氣是故名為儒而實不知儒之次第而實不知儒之宗指而實不知儒之枝蔓而實不知儒之蟲賊而實不知儒之上下古今流通一氣之處而實不知儒之出入離合毫釐千里之差而實不知儒之全體大用變應寬裕之妙而實不知儒之茂實英聲方皇周浹之神而實不知儒之所以作所以成而實不知儒之所以始所以卒於乎不知儒而為儒與不知儒而不儒厥罪鉤也是則今之為儒也矣。且夫老子談道以來所漸劇非一人一家之故矣。大底為賢君相者祖其清靜慈儉之言為方士者祖其谷神不死之言為陰謀為刑名者祖其欲翕固張欲奪固與之言為放達為清談者祖其禮為亂首忠信以薄之言。今之為老子者乃別焉以正直為不靜以優柔為多福以孤立為不廣以援繫為可安是則祖其塞兌閉門和光同塵之言而已。

以處彊為不利。以畏蕙為自全。以區別為不祥。以雜襲為能大。是則祖其知雄
 守雌。知白守黑之言而已。是則為今之老子也矣。且夫釋氏之教曰空。曰悟。空
 則病其廢也。然非超世作達者惡乎空。悟則病其速也。然非冥心生慧者惡乎
 悟。於理為不粹。為不符。於力則可以為難矣。今之為釋氏者。乃別焉貴而有
 力者。造塔建寺。曰吾以致福也。賤而無狀者。刺臂寫經。曰吾以抵咎也。黠而
 有辨者。高座說法。曰吾以濟眾也。愚而無理者。蔑絕天倫。曰吾以拔俗也。叩其
 所謂空與悟者。竝不知也。是則今之為釋氏也矣。且夫天主之號入中國。惟有歷年
 回回入中國。亦惟有歷年。其為教也不能如二氏之尊。而天主初入中國。中國
 之賢智不能撲滅之。於是其人大架小狡。其書日新月盛。而山谿海嶠僻壤窮
 鄉之愚氓。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稍稍擅智慧能闕同事會之姦民。少而習焉。
 長而橫焉。夫既愚則不復醒。既姦則不復良。既安則不復悔。既橫則不復馴。於
 是浸淫積漸。而至於操左道懷不軌者。不知其幾億萬焉。回回初入中國。中國
 之君長不能轉徙之。於是其種類偏處此土。窟宅乎西北之興。而蔓延乎東南
 之廣。其為教自主故常。而敢於奸妄驚戾。以膠葛乎斯世斯民之日用飲食。而

橈滑乎中國之風土人物。夫窟宅不拔則根實牢。蔓延不已則氣勢大。膠葛不斷則人心枝。橈滑不止則風俗壞。於是能燭照數計而談天下治亂者。不勝其隱然之憂也。是則今之為天主。為回回也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故天下之大。儒一而已。而道恩其中。釋恩其中。天主恩其中。回回恩其中。此儒之勢所以常孤也。且攻乎儒者。浮慕而已。而攻乎四教。則深信而不惑。爭前而恐卻。此儒之勢所以更孤也。天下之民而桀然為儒之徒者。百無過二三而已。而道据其半。釋据其半。天主据其半。回回据其半。此民之氣所以常不清也。且非第四教而已。而一切無名之教。又駢旁而別出。詰屈而橫行。此民之氣所以更不清也。且夫濁其源而望流之絜。枉其本而欲景之直。不可得也。今不崇儒。則四教之幟不奪。不奪四教。則一切無名之教之焰不息。是故導民之氣莫如正。振儒之勢莫如勝。儒不自勝。惟后王君公實扶掖之。民不自正。惟縉紳先生實模楷之。后王君公扶掖之。儒乃有柄。柄乃利。利乃化。化乃大。縉紳先生模楷之。民乃有覺。覺乃慎。慎乃固。固乃久。其在棧樸之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能扶掖也夫。泮水之詩曰。翩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

好音能模楷也夫且夫后王君公而不扶掖天下之儒則秦政阮儒之餘酸而已劉邦罵儒之故態而已阮儒而天下之儒未嘗免罵儒而天下之儒未嘗賤是后王君公猶不足為儒之司命也且夫縉紳先生而不模楷天下之民則其酸烈於阮儒其態醜於罵儒是何也天下之民無模楷則無制防無制防則無操履無操履則無性行無性行則無血脈必有朝聞儒而說夕聞道釋聞天主聞回回而思之者必有外冒儒而似內傳道釋傳天主傳回回而親之者必有慢儒而佞道釋佞天主佞回回迷不知其非禮者必有畔儒而宗道釋宗天主宗回回恬不怪其非道者此豈僅如阮與罵之比乎曾謂縉紳先生而可苟焉以為之乎其在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不苟焉以為之者能障橫流而拔亂本也是故漢武帝好神仙則谷永不以為然唐憲宗迎佛骨則韓愈不以為然循乎永愈之言鈞不離乎儒者之意雖然永闢神仙而已愈闢佛骨而已今有擲討堯舜武周之脈佩服孔曾思孟之言以道德中和為必可致以禮樂文章為必可興以日用飲食為必可安以天地神化為必可同然而中處五教竝行之世繼又贅以一切無名之教其來莫知其根

其去莫知其踪。其睚眦者。吾之道。其歲孽者。吾之人。譬彼駭嬰兒。以入虎狼之羣。操白璧以告穿窬之盜。而不為所攫拏者。幾希矣。其在綿之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夫不隕厥問。乃其所以能殄厥愠也。是故君子乎其立也。確乎其不可拔也。息乎其深根甯極也。了乎其是也。綴乎其止於所也。悅乎其有以自得也。無后王君公為之氣勢。無縉紳先生為之號召。無虺蜥蟻子為之攀援。無鱗鱗鷦鷯為之朋比。然而亟欲取儒而不實乎儒者。繩尺之雕琢之。又取祖老子而成鄉愿者。藥石之。又取皈依釋氏妄希福利者。唾斥之。又取崇奉天主叛亂乃衷者。桎梏之。刀鋸之。又取飲食嗜好漸染回風者。洗濯之。又取一切無名之教。奔騰結引。麋沸螳動者。理解之。懲艾之。豈不敵愈多而力愈單。任愈艱而氣愈猛耶。且夫敵多而瑟縮者。是謂餒。任艱而不自振厲者。是謂媮。以一敵萬而戰勝于異。同離合之界者。是謂殺。以身任道捨我其誰。毋敢棄。毋敢棄者。是謂敬。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則當端居而思焉。此三聖一賢之心。何心也。處今之世。心古之心。用古之心。世

今之世其有志而未之逮也耶其不得已而不已也耶

原教下

浮邱子曰天下之故出於人材天下之人材出於教天下之教出於學天下之學出於師春秋衰而仲尼作與其徒敘六藝之文闡百王之道於是春秋無人材而仲尼之門有人材七國橫而子輿作與其徒悖孝弟明仁義庠管晏斥儀秦於是七國無人材而子輿之門有人材禮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是故攷師之體醇乎其醇者以仲尼子輿為斷攷師之用有功於人材有功於天下者以仲尼模範春秋子輿模範七國為斷攷仲尼子輿所以模範春秋七國者以雜霸游說之非內聖外王之是為斷且夫內聖外王此古今大脈落也此聖賢大綱領也此天地大輔相也此民物大倚杖也然而寥寥千古獨一仲尼子輿能知之而能言之雖不自其身行之而固能行之是故子貢師仲尼則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公孫丑師子輿則子輿告之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夫其師弟所鋪陳者皆內聖外王之典則所許與者皆內聖外王之明

做大驗故凡天下畔內聖外王者無所騁焉豈惟無所騁又去其故而就其新
焉凡天下疑內聖外王者有所攷焉豈惟有所攷又終身謹懔而勿忘焉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惟仲尼子輿克當此而無憾者乎其他則吾所不敢請
也是何也由仲尼而上則大顛綠圖赤松子尹濤西王國貸子相之徒為帝王
之師而其事荒忽而不傳惡知其內聖邪外王邪由子輿而下則荀卿董仲舒
揚雄王通韓愈之徒為當時之師而其旨枝離而不中惡知其果於內聖邪外
王邪其又有不苟董楊王韓若者則自漢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訓故於是抱殘守
闕沿訛襲繆惡知內聖外王是何義類邪自隋唐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詞章於
是夸多鬪奇爭妍負寵惡知內聖外王是何名稱邪其又有欲掩跨荀董楊王
韓進而復於仲尼子輿之意者則自宋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語錄於是濂洛關
閩闢其端而蒙古朱明之代凡有志者喁喁然而竟其委夫闢其端者其道學
之功良偉也而惜乎竟其委者其語錄之習太甚也匪不粗知內聖外王之義
類之名稱而不實於底裏不詳於節次者踵相接也至于今更左矣攷其師儒
大都出於四對八比攷其四對八比大都出於剽竊摹擬於是童而習之長而

毋事其他焉。憊者悴心力而為之。智者易為而滿其量焉。羣徒而風氣之。各挾短具充長駕焉。草茅而逸居之。敬于王庭。而毋有其有焉。是何也。上以四對八比取天下之人。既而以古之忠勲望天下之人之心。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為獻可替否之公輔。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為修內攘外之封疆。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為左右後先之有司百執事。則何體何用何本何末之有焉。下以四對八比供上之求。既而梯榮顯工豔奪。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官爵利祿權勢氣炎。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簿書期會聲音笑貌。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金玉錦繡飲食。者好田園第宅輿馬婢妾。則何性何情何膽何肝之有焉。悲夫。體用本末。既以舛馳。性情膽肝。又以叵測之人也。方其文恬武熙。雍容妥貼。國有令譽。家有厚藏。是則四對八比之庸福而已矣。逮乎天怒人怨。糜爛焦灼。國有歸咎。家有交謫。是則剽竊摹擬之敗局而已矣。悲夫。享庸福而有福。支敗局而不足者。試提其耳而告以內聖外王之義類之名稱之底裏之節次。則豈不惶遽而大惑也邪。悲夫。為君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堯舜禹湯不取也。為臣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稷契周邵不取也。為師儒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仲尼子輿不取也。

也。登山不於岱。觀水不於海。則不特療饑不以菽粟。禦寒不以布帛。則不恒不特不恒。不可以該。是故特之甚。恒之甚。該之甚。則莫如心仲尼子輿之心。學內聖外王之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如之何其惶遽大惑也。悲夫。言內聖外王。則惶遽大惑也者。是不得為師儒也矣。不得為師儒也者。是不得為天下之人材也矣。不得為天下之人材也者。是不得為元后元老之藻鑑也矣。不得為元后元老之藻鑑也者。是不得為子孫黎民之福也矣。不得為子孫黎民之福也者。是不得不來水潦旱乾。兵戈疾疫之慘也矣。不得不來水潦旱乾。兵戈疾疫之慘也者。是不得不為天地山川上下神祇之罪人也矣。悲夫。師儒而罪人之揆。其致此之由。則又豈惟內聖外王是惑云爾。抑自大道榛塞。而浸淫積漸。以至於今日。師不出於學。而出於位。不出於教。而出於恩。不出於宿昔。而出於邂逅。不出於絜白。而出於賄賂。不出於心悅誠服。而出於號召。不出於擔簦負笈。以從。而出於輾轉攀援。不出於析疑辨難。而出於阿其所好。不出於老成耆艾。而出於年少。而據要津之人。詩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夫不古處者。而多然號為師。則豈非師其所師。而非吾之所謂師乎哉。是何也。方巾闊步。

而不見性。是謂邊幅之師。柔聲軟態而不中度。是謂描畫之師。亂修曲出而不
由禮。是謂昏夜之師。縱情濫興而不底實。是謂道塗之師。天人出入離合不嚴。
是謂蝨賊之師。古今成敗利鈍不熟。是謂聾瞶之師。心無理體。主持文教。是謂
枵中之師。肩無擔荷。弁冕官寮。是謂汗顏之師。且夫異人而同情。一唱而百和。
凡令風尚皆然。而師弟其最也。師以傳弟。弟復為師。譬如鳥生雛。雛復生鳥。樹
根生子。子復生根。展轉相生。眷屬不絕。展轉相儗。風氣不絕。於是天下無不邊
幅描畫。昏夜道塗蝨賊聾瞶枵中汗顏之師。禮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
有其容而無其辭。是故多然號為師者。不亦可恥之甚矣乎。且夫可恥之甚者。
則必有可憂之甚者。可憂之甚者。則必有無可如何之甚者。奚以明其然也。天
下之師非其師。則必有草茅下士。志氣浮動。聞道德則疑其偽。趨功利則樂其
便之憂。則必有後生小子。無所攷德問業。而自智其愚。自文其陋之憂。則必有
少年新進。矜材馳辨。喪心詭行。亟圖跨越以駭羣從之憂。則必有五羣六友。祖
其私見。以煽無知。鼓其虛談。以喝當時之憂。則必有禮義廉恥衰於調諛之憂。
則必有忠信孝弟。第工文飾。以賣名聲之憂。則必有朝濡暮染。中材而落下流。

之憂則必有樹耳目以知雜事樹爪牙以償宿怨樹腹心以成拙舉之憂則必有
有蠹士習以及官常蠹官常以及民風蠹民風以及國脈之憂是故師儒之際
天下清濁治亂必由之且夫清濁治亂則又有等衰焉漢之天下壞於甘陵明
之天下壞於東林凡有師儒則有朋黨有朋黨則有清議有清議則有時望有
時望則有當路之忌有當路之忌則有擠墜破壞此甘陵東林所以為天下毒
也今也無儒實而有師門恩門無朋黨而有鬼蜮無清議而有和同無時望而
有柄藉無當路之忌而有攀龍鱗附鳳翼之樂無擠墜破壞而有消沮閉藏粉
飾蠹蝕之巧此又出於甘陵東林之下可為流涕太息而不能已者矣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且夫人亡而能存之此師儒之事也人存然後有國師存然
後有人道存然後有師性存然後有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盡
性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知道之謂也此盡
性之謂也且夫不盡性而語道猶不琢玉而欲成器也不知道而好為人師猶

夜行而不以燭也是故君子以天地人物為己職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己服
以來流之運為己憂以扶世翼教磨礪變化為己樂毋怙其有俾可與為善者
同之母己其辨俾議吾道撓吾徒者憚之母倡其疑俾有證乎古有得乎心者
先之母小其成俾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得其當者廣之是故君子毅而遂藹
而深智而察信而謹滲漉若時雨鏗錡若雷電勸學不知老誨人不知倦有單
詞片語以誨之有比物連類以誨之有深思密理以誨之有正義直指以誨之
有快心披寫以誨之有苦心鬱勃以誨之有順意敷陳以誨之有逆意鉤摘以
誨之有舉其體段以誨之有循其次第以誨之有搜其原起以誨之有料其究
竟以誨之有啟其關鍵以誨之有塞其榛梗以誨之有束其繩墨以誨之有化
其畛域以誨之有嘉其勲懇以誨之有竢其憤悱以誨之有導其精進以誨之
有滌其汙染以誨之此二十誨者匪直標聲氣以實門牆云爾乃所願則鑄人
材於師儒之力也則親戚君臣上下雖亂而門牆之內自治也則且出其所造
之智仁勇藝理天下國家於弟靡波流之會而補天地人物之缺陷於帖耳寒
心之秋也是何也所造之智則討古今通天人之智也所造之仁則庇民物等